

Kotaro Sawaki

泽木耕太郎

陈宝莲 译

| 亚洲篇 |
黄金宫殿

深夜

中国香港 — 中国澳门 — 泰国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I
特多



しんやとつきゅう

上海译文出版社

深夜特急

I

黄金宫殿
— 亚洲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夜特急. 1/(日)泽木耕太郎著;陈宝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327-6039-8

I. ①深… II. ①泽… ②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273 号

Shinya Tokkyuu Volume I-volume 2

By Kotaro Sawaki

Copyright © Kotaro Sawaki, 1986, 1992,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图字: 09-2011-622 号

深夜特急(一)

(日)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责任编辑/李 洁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美术编辑/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13,000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6039-8/I·3584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目次

第一班车 黄金宫殿

第一章 晨曦 >> 起点 3

我整理公寓房间,连书桌抽屉里面的一元硬币都不放过,凑成一千五百美元的旅行支票和四百美元现金,我要抛下一切旅行去也……

第二章 黄金宫殿 >> 香港..... 23

我下榻在名为黄金宫殿的奇妙旅店,狂迷地逛遍整个香港,浏览、攀谈、畅笑、吃吃喝喝。在香港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第三章 骰子之舞 >> 澳门 79

离开香港的喧嚣和热狂,我顺路往澳门喘口气,迷上了名为“大小”的骰子赌戏——吆五喝六、押大买小,直到荷包空空……

第四章 从湄南河出发 >> 马来半岛(一) 129

摩托车拔掉消音器呼啸而过,马达三轮车摺下轰鸣声前进,巴士不停按着喇叭。曼谷是比东京、香港还要喧嚣的都市……

第五章 妓女和小白脸 >> 马来半岛(二) 167

从马来半岛南下途中,我在槟城滞居娼寮,融入小姐们洒脱开朗的心境,一起去野餐、看电影……

第六章 海的对岸 >> 新加坡 225

抵达新加坡,才发现我这一路走来都在追求“香港幻影”。此刻,或许应该急赴不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强烈风貌城市……

第一班车 黄金宫殿

深夜特急（midnight express）是土耳其监狱里外籍受刑人之间的暗语。他们称逃狱为“搭上深夜特急”。

第一章

晨曦

>> 起点

—

那天早上醒来时，心想不能再这样犹豫不决了。

我在印度的德里，正迷惘着是该南下果阿（Goa），还是北上克什米尔。

听说果阿是嬉皮的乐园。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乐园，但听说，只要用上德里或加尔各答花费的几分之一就可以在那阳光灿烂的果阿海岸轻松过活。

另一方面，克什米尔是印度的高级避暑胜地，虽然不能期望像在果阿那样轻松生活，但那是唯一能近距离仰望终年瑞雪封顶的喜马拉雅群峰的地方，令我心向往之。

（是选择金黄的果阿，还是银白的克什米尔呢？）我拿不定主意，就这样迷惘不决地留在德里，无所事事地混日子。

离开日本就快半年了！

我整理公寓房间，连书桌抽屉里面的一元硬币都不放过，凑成一千五百美元的旅行支票和四百美元现金，抛下一切旅行去也。

对我来说，这一千九百美元是一大笔钱，但实际启用后，消耗速度快得惊人。旅行再怎么省，也不能饿着肚子不吃、不找地方睡觉。当我一张又一张用掉那叠越来越薄的旅行支票时，难免产生究竟还能再旅行多久的不安。

但是，那天早上我直觉不能再这么蹉跎延宕，未必是为了钱的因素。

生活在德里

德里是由新德里和旧德里两个地区组成，我下榻的旅馆在新德里火车站的后方，宽广的大市场的一隅。面对着人潮汹涌、骚乱而充满生气的大街，四周杂货店、鞋店、布店、锁店林立。香辛料店里的金属盆中，堆如山高的红辣椒、郁金根粉、肉豆蔻、黑胡椒、芫荽等数十种香辛料，它们交织的冲鼻味道，笼罩着整个市场。那味道飘入旅馆，沁入房间的墙壁、天花板和床上。

我的房间当然不是单人房，而是间大通铺。在与外面街道相连的泥土地上随意摆着十几张印度式床铺。总之可以遮风蔽雨、不必睡在泥土地上。当然也没有旅客会对这一晚只要四卢比的超廉价旅馆要求太多。

老板坐在面对大街出入口的破桌子前，整天茫然地望着行人和人力车来来往往。客人交给老板四卢比（约一百四十日元），就

有躺在空床上的权利。旅馆里整天晃荡着那些把一张床的空间当作自己所有空间的年轻人。

德国、法国、荷兰、英国，还有日本。虽然国籍和肤色不同，但都是就观光而言在印度滞留太久的旅人。他们只在吃饭时闲晃出去，回来后就窝在自己床上吸大麻。市场附近的廉价餐馆约五六十日元就能饱餐一顿。只要美金一元，足够一日生活所需。

不仅是德里，在加尔各答、瓦拉纳西^①甚或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最低级的廉价旅馆里都有许多靠一美元过一天、有如沉淀物般懒懒地躺在床上不动的年轻人。或许，我也是其中之一。

德里这家旅馆虽然不及加德满都那一晚只要七十五日元的地方廉价，但住起来感觉不坏。虽然住客未必是只住一两晚、翌晨又精神抖擞迈向下个目的地的旅人，但也几乎无人还有多余气力管别人闲事。只要不主动开口，就没人搭理你，能够享受和外界完全疏离的时刻。这种无重力状态虽无刺激，却有股奇妙的安逸。例如，早上一睁开眼，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想了半天还是没什么主意，于是再闭上眼，动都不动一下又睡去。不久，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起来。隔一会儿，我也下床，穿上微脏的旧衬衫和印度的宽松棉裤。起床后并不急着找事做，总之先离开床边，走到旅馆外面的街上。第一个走访的是附近的茶店。

^① Varanasi，印度东北部城市。为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还是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圣城。——译者

茶在印度是指红茶。印度红茶不是英国那种装模作样的喝法，而是把红茶、牛奶和糖一起倒进锅里煮开，滤掉茶渣，倒进杯子里。虽然粗简，但浓郁的奶茶胜过一切。我尽量省下少得可怜的盘缠，不吃早餐，代之以一杯牛奶浓茶。

动作熟稔的茶店老板把只在桶里浸一下就算洗过的杯子放在托盘上，满满倒上一杯奶茶。我先吸掉洒在杯托上的茶汁，再一口就杯。太烫时，就把茶一点一点地洒在杯托里，边吹凉边喝。在印度，这样一杯茶只要二三十个派沙^①。我就和印度闲人一起喝着这仅消七八日元的奶茶混时间。但喝得再慢，也不可能耗掉一整天。看看表，还不到九点，于是再度走向街上。太阳已高，热气黏黏地缠着身体，漫无目标的脚自然地走向康诺特区 (Connaught Place)。

康诺特区是新德里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到了那里，总会遇上什么。虽然可能遇上麻烦，但可免去无聊。咖啡厅里，有来自各国的旅人，信步走过圆环的周边街道，总会碰到一两个要买黑市美金和兜售假机票的人。跟那些家伙打打交道，闲逛几间商店，总算捱到中午。

我在糕饼店买了无馅的橄榄面包和像保龄球瓶的一大瓶牛奶，走到附近公园的树荫下。望着动作迟钝闲晃的野牛，慢慢享用午餐。可是，才下午一点钟。没办法，今天下午就去国立博物馆看看吧！

^① paisa，一卢比的百分之一。——译者

进到馆内，望望因数千数万只手掌摸过而显现出奇妙光泽的大腹便便的神像，看看喜欢的工笔画，瞧瞧古色苍然的耆那教^①经典后，这已来过多次的博物馆内已经没有什么我想看的東西了。

我到休憩室喝茶，在六十五派沙买来的航空明信片上写起了自己也不知给谁的信。但是才写下开头一行，就发现没有东西好写，只得作罢。归途时觉得有点累，搭巴士回旅馆附近。好不容易钻上挤爆的巴士，单手钩住扶手，拼命抓紧以免被甩落车下。下车后，感觉更累，不觉苦笑。走进市场入口处一家小果汁店，要杯榨芒果汁。这是我一天下来唯一的奢侈。

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稍事休息，当太阳西沉、感觉有些凉爽时，去市场的餐馆吃晚饭。我固定吃一份约七十日元的套餐。饭菜都装在一个大盘子里，很简单。类似咖喱的炖蔬菜是主菜，配上酥饼或米饭，还有附送的汤、一片生洋葱，最后是类似乳酸饮料的甜点。我先看看眼前这一天之中最初也是最后一顿的豪华正餐，然后用右手三根指头搓捏菜汁和饭，艰难地送进嘴里。

吃完饭，能做的事就只剩下睡觉了。回到旅馆，躺在床上发呆。夜更深，四周的伙伴各自准备就寝，在木头柱子上吊张网就算床的印度式睡床里，各自摆好舒服的姿势。有人穿着白天的衣服就睡，有人裹着一条床单，有人盖着一块浴巾大的布。但多半还是铺着睡袋，钻进里面睡。房间和室外只隔着一片木板，清晨时相当冷。我也是把睡袋垫在吊网上，光着上身钻进里面。其他

^① Jain，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兴起的二元论禁欲主义宗教。——译者

人也几乎都裸着上身，只穿着裤子，把现金和护照塞在裤袋里，或放进皮夹系上带子、紧紧抱在胸前。这不是怀不怀疑室友的问题，而是睡大通铺的人为了避免纠纷的最起码规矩。我也是把重要的东西抱在怀里，听着吸食大麻过度的男孩的吃吃笑声，和平常一样，不快不慢地进入梦乡……

那天，醒来时外面街道已开始早晨的喧嚣，印度人起得早，这个市场也不例外。还不到七点，街上便熙来攘往，没铺柏油的路面漫起沙尘滚滚。朝阳强烈地穿透沙幕照进房间里。晨曦中沙尘闪闪发光，鲜明地漂浮在笔直的光束里。我躺在床上，稍微偏一下脸就可以看见那光景。可是，我没有饱眠后的神清气爽。（又是早上了吗……）

我的视线离开光，漫不经心地把脸转到左边。那边睡着一个法国年轻人。同房的荷兰人叫他皮耶，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我看着皮耶的睡脸，暗自惊讶。太颓废了！我仿佛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时我想到的，就是我不能再这么犹豫不决了。

我看皮耶时，他已经醒了，但是他毫无起床的意思，茫然望着天花板。他的侧脸浓浓渗出的疲倦感让人难以相信他已经酣睡一宿，眼睛空虚得让人背脊发寒。没错，起来后要做什么？去动物园看白老虎吗？还是去甘地陵凭吊圣雄甘地？或是……但是，这一切皮耶都已经做过了。

他告诉我，出来旅行已经四年半。他先到加拿大，再从美国到日本，经由澳洲来到中南半岛，再到印度，经过中东，回到法

国，但无法安顿下来，又飞回印度，漫无目标地漫游次大陆，正迷惘今后该怎么办。他是个开朗的男孩，我头一回见到他，就突然想起日本的童谣。

笼中鸟，笼中鸟，
笼子里的小小鸟，
何时何时飞出来？

他的空虚是怎么回事？明明该和笼中鸟不同而自由飞翔的，却蜷缩在异国廉价旅馆的旧睡袋里，大清早就茫然望着天花板动也不动。他那模样，让人感到阴气逼身，不寒而栗。

我会悚然而惊，是因为这并非与我绝对无关。有一天我未必不会像皮耶那样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不，就在昨天还是前天，我不也用那种眼神望着天花板吗？我和皮耶不同，我还没有陷入那无底沼泽般的颓废里。

快！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果阿或克什米尔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先离开印度。只要留在印度，总有一天会像皮耶一样。沉淀在某个廉价旅馆里，完全丧失动的意愿。没错！是该再出发的时候了！

我以异于往常的速度从床上跃起，开始收拾睡袋。周围的人奇怪地看着我的匆促举动。其中也有人冷眼旁观，以为我做了噩梦，但我感觉到全身上下涨满了久违的气力。我拼命告诉自己，别错过了这份昂扬感！走吧！从德里到伦敦！搭上野鸡车，到要

去的地方看一看！

二

离开旅馆时天色已晚。本来早上就下定决心，即时出发就行，可是受到通行证事件的拖累，落到傍晚才仓皇奔出旅馆的下场。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夸张，其实只是旅馆老板太想做生意，最重要的也是我自己太粗心，没有搞清楚就盲目听信人言。

通行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外交关系恶化后，欲以陆路穿越两国国境者必须持有的许可证。我还没拿到那份文件，不幸的是，那天又是星期六，市政府不上班。我问坐在桌前默默望着大街的旅馆老板，“国境那边可以办通行证吗？”可是他好像没听懂，一副不解的表情。

“就是从印度到巴基斯坦时签证以外的必备文件啊！”

我边说边比划，他好像终于懂了，断然说：“国境那边不能办！文件只能官署签发。今天是周末，星期一申请，星期二就下来。你还得在我旅馆待三天。”这三天对已经决心离开的我来说太长了，可是没有通行证也没办法。我只有尽量安抚驿动的心，照常打发那一天。

傍晚时，我想到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申请通行证，就问正好还在床上的皮耶。他露出惊讶的表情，“通行证？那东西老早就不用了。”

“真的?”

旁边另一个人也说不需要。他一个月前才从巴基斯坦入境，应该没错。我暗叫不妙。让旅馆老板给耍了！是我自己轻率失策，怨不得别人，但终究按捺不住怒气，跑去质问老板。

“不是已经不用了吗?”

老板睁大了眼睛问：“什么啊?”

“通行证。”

“通行证？那是什么玩意?”

“……”

我无言以对，呆呆地望着老板好一会儿，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好行李奔出旅馆。

我赶到新德里的火车站，走向站内的旅游询问处，想打听开往国境的巴士信息。可是询问处的年轻职员冷淡地说，这里提供铁路信息，不是查询巴士信息的地方。已经习惯印度官僚主义的我不肯罢休，请他至少告诉我巴士在哪里发车？

“到什么地方？”他不耐烦地问。

我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摊开地图，指着眼睛看到的阿姆利则^①，他表情更加不悦地说，既然要到那里，就坐火车，这里有车过去。

“我想坐巴士。”我说。

他有些生气，“为什么?”

① Amritsar, 印度旁遮普省城市，是锡克教中心。——译者